

乔 桑 著



毒刺

当年在大学里，一些调皮的男生们私下评选出校园里四个最漂亮的女生，号称“四大美女”，分别冠以绰号：魔鬼、妖精、毒药、屠夫。梁楠便是其中之一——毒药。/ 吴仁贵自杀了！多可怕，几天前他们还在块儿吃饭、说话，一转眼，竟然成了两个世界的人了。她突然想起，那天吴仁贵临别时留下过一把钥匙。/ 在候车大厅小件寄存取出两只半旧的旅行包，她取出一只纸包，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一角，是钱！百元大钞！刹那间，她全身的血仿佛猛地涌上了头顶，心脏狂跳不已，说不清是因为喜还是惶恐。/ 乖乖，六十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五百万，再上一百万人民币，就是六百万。老天爷，六百万啊！/ 她得到处都隐藏着一双双无形的眼睛，她看不到它们，而它们却无处不在。钱是定时炸弹。对

是谁？她不知道。对方想干什么？她也不知道。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毒刺

乔桑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毒刺 / 乔桑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4
(红蜘蛛丛书. 法网难逃系列)
ISBN 7-80673-521-6

I. 毒... II. 乔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7906 号

丛 书 名: 红蜘蛛丛书·法网难逃系列

书 名: 毒 刺

著 者: 乔 桑

责任编辑: 刘斌武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点睛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7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销售热线: 0311-7056031 5915084

传 真: 0311-7815440

印 刷: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张: 11.125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,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521-6/I·268

定 价: 1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故事传说，楚国龚舍随楚王朝，宿未央宫，见有赤蜘蛛四面结网，有虫触之，欲退不得而死。舍叹曰：“吾生亦如是矣。仕宦者，人之罗网也，岂可淹岁！”遂告归。



平淡无奇的生活让人厌倦，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着命运会发生奇迹般的转折。然而当这样的奇迹果真带着令人炫目的光环降临时，你却并不知道转折的命运将会把你带向何方。也许，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奇迹，你的任何所得都将支付相应的代价，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永远成正比。

下班时间已经过了十五分钟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
如果不是明天一早必须把这份该死的报告送到主任的桌子上，梁闵楠绝对不会在办公室呆到这时候。搞这种无聊透顶的官样文章本来就够让人心烦了，更何况头天晚上她刚跟男朋友怄气还余怒未消。这种情况下的心烦受到任何刺激，都会演变成一腔无名火。她有义务在下班之后再去处理公务吗？当然没有！

可是电话铃还是不屈不挠地响，没有半点罢休的意思，哪怕你的神经再坚强，也不可能无动于衷。

“喂！”梁闵楠有点生气地应付道。

对方似乎愣了一下，才小心地说：“我找梁闵楠。”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生硬地问。

“你是梁闵楠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听不出我的声音吗？”

“听不出来！”

“那……总能猜得出来吧？”

“我正忙着呢，你要是没事我挂了！”

“别，别，我是吴仁贵。”



“吴仁贵？”

电话里传来一声干涩的轻笑：“你不至于连这个名字也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吴仁贵……真的是你呀！”她终于反应过来了。

吴仁贵是梁闵楠大学的同学，大二时，他们还曾经有过段很短暂的恋情。转眼六七年过去了，他的音容笑貌在她的记忆中早已经淡化了，变成浅浅的影子。去年校友会在母校搞了一次聚会，吴仁贵专程从南方赶了过来，偏巧那天梁闵楠有事未能参加。后来她听人说，那天吴仁贵一身国际名牌，出手阔绰，俨然上流人物的派头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当年在校的时候，他是班上少数特困生之一，四年的学业全靠奖学金和同学们的援助才支撑下来的。

人是会变的，而且总是在不断地变，她梁闵楠不也在变吗？但她没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变。每当意识到这一点，她心里就很失落，甚至委屈万分。只是，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多梦的年龄了，大学毕业后三年多的工作经历，让她学会了克制，学会了掩饰，学会了接受现实，学会了自我心理平衡。

“到这儿来出差吗？”梁闵楠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愉快，在老同学的面前是万万不能失态的，否则会让他们认为你很失意，很倒霉。

“出差去北京，在这儿中转，可以呆两个来小时。刚才你怎么了，好像火气挺大。”

“喔，没什么。这几天老有人给我打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，也不知道是谁，真烦死了。”她随口撒了个谎。

“这很正常。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士，没有坏人骚扰才奇怪呢。”吴仁贵幽幽地说。

这样露骨的恭维让梁闵楠有点意外。她印象中的吴仁贵是个腼腆的大男孩，很正人君子，从来不会说让她耳热心跳的话。当然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但她心里还是美滋滋的，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这样的恭维。

“说什么呢！这么多年了，亏你还能想起我这个老同学来。听说，你在南方发大财了？”

吴仁贵似乎迟疑了一下，很认真地问：“除了发财，没说我别的？”

“你还想让人家说你什么？”她有点好笑地反问。

“不想，当然不想。老被人注意可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“人要是出了名，想不被人注意也难。”

“是啊……很难。”他轻叹了一口气。

梁闵楠暗自皱了一下眉。他还是那样，任何轻松活泼的话题到他那里，都会变得呆板而乏味。当年促使她决心同他分手，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“闵楠，现在有空吗？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有这么一天，能再见到你。”

梁闵楠犹豫了一下。

本来，分别多年的老同学见个面也没什么，但他如此郑重的口气，让人不由得要往那方面想，毕竟他们曾经有过那种关系。她很快就要结婚了，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

“可是，我手头正有个报告要写。”她说。

电话里没有声音。

她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要不我也不会再在办公室呆到现在……”

吴仁贵打断她：“我明白，你是怕男朋友知道了不方便。”

梁闵楠有点尴尬地笑了：“想到哪儿去了。咱们是老同学，他要是那样的话，也太小肚鸡肠了吧。”

“真的，不方便就算了。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。”

这话让梁闵楠很不自在。结婚怎么了？结婚她就失去自由了吗？何况还没结婚呢！昨天晚上那不愉快的一幕又泛起在心头。对了，是为什么事跟方志愠气来着？结婚旅行的行程。当初他答应要去法国巴黎的，可昨天他突然说别去巴黎了，改“新马泰”吧，而



且是很认真地在跟她商量。

“新马泰”算什么东西！能跟充满了浪漫气息的世界花都巴黎相提并论吗？婚可以不结，巴黎不能不去，这就是她的态度！

她突然就改变了主意：“好吧，你在什么位置？我马上过去。”

“真的？那你的报告……”

“回头开个夜车吧。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！”

梁闵楠同吴仁贵约定见面的地点，是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天都大酒店。那是一家以豪华及价格昂贵而闻名的星级酒店，从机关打车过去，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。

计程车缓缓驶近酒店。透过车窗，梁闵楠看见吴仁贵正站在酒店前廊的台阶上。大厅富丽堂皇的灯光透过玻璃门，映衬出他修长的身影。可是，哪里有一身抢眼的“国际名牌”？不过是那种满大街泛滥的普通夹克衫，如果不是特意去找寻，他就是那种在你眼前一晃而过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印象的角色。

吴仁贵迎了上来。从他那毫不掩饰的惊艳的目光中，梁闵楠感到了一种只有女人，而且是出色的女人才能常常感受到的得意与满足。

当年在大学里，一些调皮的男生们私下评选出校园里四个最漂亮的女生，号称“四大美女”，分别冠以绰号：魔鬼、妖精、毒药、屠夫。梁闵楠便是其中之一——毒药。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个“毒药”，如果能够选择，她宁可当“魔鬼”。她一向自认为身材是她最明显的优势，“魔鬼身材”之说对于她绝对不算夸张。

那时候追她的男生很多，吴仁贵只是其中之一。她能注意到他，而且还有了一小段的接触，只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特别优异，每学期都能得到一等奖学金，同学们私下里都认为，凭他的聪明和刻苦，将来肯定前途无量。

可是吴仁贵贫寒的家境使他无法浪漫，平常不能带她去“麦当

劳”，情人节不能送她红玫瑰，见了精品服装店得绕着走，甚至陪她逛街买一杯冰镇可口可乐都很难得。这样谈恋爱自然毫无乐趣可言，优秀男孩多得是，她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

梁闵楠提出分手的时候，她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吴仁贵表现得很平静，甚至很绅士，没说一句难听话，只是苦笑而已。事后听说他在宿舍里喝醉了，闷头大睡了三天。从那之后的两年多，他们就像从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，有时偶尔走个对脸，相互都不看对方。直到毕业典礼的聚餐会上，她主动找他敬酒碰杯，略表了一下埋藏在心里的歉意。

可是，谁都有权利作出自己的选择。难道不是吗？

“你一点也没变。”吴仁贵说。

梁闵楠分明感觉得到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，这让她感觉浑身不自在，于是假装被酒店大厅的富丽堂皇所吸引，没看见他伸过来的手。

“到这种地方，太破费了吧？”她说。

吴仁贵有点尴尬地搓了搓手，说：“喔，我在六楼定了雅间，咱们可以乘电梯上去。”

梁闵楠很吃惊：“还有很多人吗？”

“不，就你和我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雅间？大厅里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里比较清静。”

梁闵楠忽然有点后悔了，真不该冒冒失失地赴约。她跟他还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是老同学见个面，叙叙旧，聊聊天，如此而已，搞得这么郑重其事，简直莫名其妙嘛！可是门前的迎宾小姐已经为他们拉开了那扇洁净明亮的玻璃门，吴仁贵那期待的，几乎可以说是诚惶诚恐的目光，让她无法再改变主意了。

走进电梯的时候，她暗暗打定主意：最多陪他呆上一小时，一分钟也不多。



菜上得很快，一盘又一盘，几乎铺满了桌面。每一盘都精致得像工艺品。

梁闵楠不安地说：“这么多菜，怎么吃得了？太浪费了。”

吴仁贵淡淡地一笑：“需要的话，就不是浪费。”

梁闵楠不解地望着他。

吴仁贵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当年我曾经在心里发过一个誓：等我有了钱，有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一定和你一块儿把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吃个遍。”

“现在你很有钱了。”她说，故意不掩饰讥讽的意思。

“不。”吴仁贵缓缓地摇摇头，“其实我一无所有。”

“所有的有钱人都这么说，这样才显得他们与众不同。”

“很快你就会相信，我说的全是大实话。”吴仁贵很诚恳地直视着她的眼睛，不像是在谦虚，也不像在开玩笑。

梁闵楠心里一怔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他真的没钱，干吗要特意在她面前摆阔？而且是在这种地方！这种档次的酒店，进雅间肯定是有最低消费线的，一千，也许是两千！如果他拿不出这笔钱的话，谁来买单？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，就看他身上那件寒酸的夹克衫吧！

“你怎么了？好像有点心不在焉。”他问。

“喔，是这样的……那份报告真的很重要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赶出来。如果明天一早交不上去的话，主任一定会很恼火。”她说。

“像你这样的人才，难道你的顶头上司一点儿也不关照？除非她是个女人。”

梁闵楠不禁微笑了。

“我猜对了。是不是挺可笑？”

“没什么可笑的。”梁闵楠说。有一个处在更年期的女上司，实在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。

“当然可笑，简直就是黑色幽默！你没发现吗，世上的好多

事，总是跟道理相反，而且相反得一点道理也没有。”吴仁贵突然来了谈兴，“你的容貌本来是你的优势，却偏偏碰上了一个女上司，优势一下子变成了劣势，而且是致命的劣势。不用猜，你的那位女上司肯定老爱找你的麻烦。”

梁闵楠不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，事实上她也不想跟他讨论任何问题。心里有了那种猜疑之后，每一分钟都让她如坐针毡。她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，总共才过了不到四十分钟。准确地说，这个动作是故意做给对方看的。

“你急着走？”

“真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那份报告实在太重要。”

“何况还有一位面目可憎的顶头上司。”他微笑道，似乎没有挽留她的意思，转身去招呼女服务员买单。

看到吴仁贵把二十多张百元钞放进女服务员手里的托盘，梁闵楠暗暗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想想刚才自己那点小心眼儿，多少有点愧疚。

“今天太仓促了，下次有机会再聚吧，多约几个老同学，好好热闹一下。”她歉意地说。

“下次再说下次，这次总得有个圆满的结局，把杯中酒干了。人头马，应该算低度酒，问题不大吧？”

梁闵楠举起杯，二人轻轻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人头马的确是好酒，满口余香，回味无穷。

吴仁贵放下酒杯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：“对了，有件小事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吴仁贵掏出一把亮晶晶的小钥匙：“我在车站寄存处的保管箱里存了一个旅行包，麻烦你帮我保管一下钥匙。”

“这么小的东西，你自己带着不行吗？”

“我这人马虎，越小的东西越爱丢，上次出门把一串钥匙都丢了，回去连门都进不了。过几天办完事我还得到这儿下车。”



梁闵楠突然反应过来，他是在为下次见面打伏笔。难得他这个老实人能想出这么个小花招，怎么忍心戳穿他？再说老同学了，这点面子也不能不给。

她接过钥匙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交给我你放心吗？”

吴仁贵笑道：“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如果我三天之内不取，就归你了。”

“我这人死心眼儿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可就当真了。”

“我就怕你不当真。说定了，三天之后，你可以任意处置。”

吴仁贵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让梁闵楠有点不自在。玩笑就是玩笑，太正经就让人尴尬了，但他就是这么个人，秉性难移。

酒店门前，吴仁贵送梁闵楠上了计程车，塞给司机一张百元钞。

司机是个饶舌的家伙，车子一启动嘴就没闲着。开始梁闵楠还能耐得住性子，直到他竟然打听起那位出手大方的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
“我可没说不让你找钱。”她说。

司机一下子哑了。

寂静的车厢里回响着发动机单调的声音，令人昏昏欲睡，梁闵楠微闭上眼睛。

一次乏味的约会，而且感觉有点怪怪的，说不出什么味道。亏得当年果断地快刀斩乱麻，否则跟这种人继续处下去，简直不能想像。可那时怎么会喜欢上他的？不明白，莫名其妙。年少时就是容易莫名其妙。现在的男朋友方志身上也有不少毛病，时常让她失望，让她委屈，让她隐隐约约地不满，但至少没让她感觉这么别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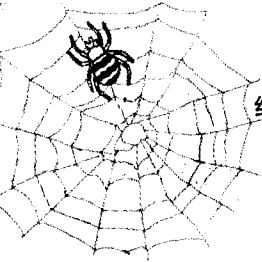
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夜市街景，梁闵楠心里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惆怅。已经二十七岁了，就算你貌似天仙，也没多少周旋的余地了。女人的好时光真短，还没有认认真真地品味和享受就要消逝了，趁

现在还有资本，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——去巴黎的旅行计划绝对不能改变！

梁闵楠有这个把握，只要她坚持，方志肯定会让步。也许此时此刻他正心急火燎地找她，可她偏把手机关了，让他干着急！想像着他一着急就爱把头发挠得乱糟糟的样子，她不禁暗自得意地笑了。

她才要打开手机，突然想起今天晚上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没干完——那份报告。

该死的报告！



二

长岭森林公园距离省城不到一百公里，是几年前才开发的旅游景区。名为森林公园，其实基本是人工造林，几座小山远看郁郁葱葱，走近看大多只是些半大的树苗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森林恐怕得十几二十年以后了。一些有远见的投资者正是看好它的前景，先期占据了有利位置，盖起了旅店、饭馆。“快活林山庄”在这一片最具规模，一座三层小楼，一层是饭店，楼上是客房，内外装修都很上档次。

景区派出所安所长接到快活林山庄的报警电话，吃了一惊。本地的治安状况一直很好，连小偷小摸之类的案子都很少发生，居然一下子出了人命案！他匆匆忙忙骑上自行车，抄林间小道，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快活林山庄。

早就等在大门前的王经理小跑着迎了上来。他的脸色蜡黄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。

“死了！他死了……死哪儿不行？非死我这儿，真他妈的晦气！”王经理语无伦次地嘟囔着。

安所长微皱眉头：“人在哪儿？”

“205号房间。”

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
王经理前面引着路，嘴里不闲着：“今年我本命年，春节前刚算过一卦，说我今年命犯小人，有大麻烦，还真他妈的说着了！扎

了根红裤腰带也没管事……”

张所长打断他：“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？”

“客房服务员刘苹苹，进房间打扫卫生发现的。”

“她人呢？”

“吓傻了，猫在宿舍里，问什么她也不吭声，就会哭。”

“死者是哪儿的？什么身份？”

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……不知道。”

安所长的脸一下拉长了：“没登记？”

王经理躲闪着安所长的目光，不吭声。

“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”

“昨天晚上。真的，就住了一晚上。”

“昨天晚上谁在前台值班，叫她马上过来！”

“已经让人叫去了。妈的，我恨不得掐死那臭丫头！给我惹这么大祸！”

非旅游旺季，游客少得可怜。事实上从昨天下午到现在，快活林山庄的全部住客只有四人。另外三人是一家子，一大早就爬山去了。服务员在九点四十左右发现的死者，除了她和经理，没有任何人进过 205 房间，连围观的人都没有，现场保护得很好。

安所长早先在市里刑警队呆过，一次追捕罪犯时腿部中弹落下了伤残，不适合再留在刑警队，才转到景区派出所工作的。勘察现场可以说是他的老本行。

死者是名青年男子，三十岁左右，体形高瘦，上身夹克衫，下身牛仔褲。他侧身蜷腿倒在地毯上，面部五官扭曲，表情非常痛苦，嘴边、胸前衣襟、地毯上留有糊状呕吐物，屋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屋里的各种设施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甚至连床上的卧具都没打开。惟一能引起人注意的是茶几上的两只茶杯，一只



有半杯茶水，另一只是空的，桌面上留有少量水渍。

安所长凭经验得出第一印象：屋里没有发生搏斗，死者好像死于中毒，答案很可能就在那两只水杯里。但这只是推测，结论必须由法医来做。

他没有动任何东西，用手机接通了市刑警队，让他们马上派人过来。然后回过头来问一直捂着口鼻站在房间门口的王经理。

“昨天值班的服务员叫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在我的办公室里等着呢。”

“好，现在过去吧。找个人在这儿看好现场，谁也不许进来。”

“我懂，我懂。”

“你懂？你要是真懂，还敢不登记就让他住？”安所长没好气地说。

王经理一脸懊丧地低着头，不敢做声。生意难做，为了留住客人，小小不然地违反一下规定是常有的事，只不过该着他今天倒霉呗！

昨天晚上在前台值班的服务员叫王秀芹，是快活林山庄最有姿色的女孩。她跟王经理有那种关系已不是什么秘密，平时趾高气扬，好像她能当经理的半个家。此刻她全没了平日的傲气，蔫头耷脑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。那位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缩在墙角的沙发上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只受了惊的小兔子。

“你把这位客人入住的前后经过说说吧。”安所长打开记录本，缓慢的口气中透着威严。

王秀芹偷眼看看经理。

王经理瞪起眼睛：“有什么你就说吧，看我干什么！”

“他是昨天晚上来的，大概七点来钟吧。好像喝了点酒。他说要我们这儿最高档的房间。我向他要身份证，他说丢了，问我多交押金行不行。我说不行。可是他赖着不走，还骂我不识抬举，给钱